

完美的人格

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

郭良夫编



完美的人格

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

郭良夫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联书店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20694

1120694



责任编辑：胡 靖

封面设计：王师颜

完美的人格

WANMEI DE RENGE

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

郭良夫编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8.5印张 179,000字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-10,000

书号 10002·87 定价 1.80元



朱自清

(一八九八年——一九四八年)

國立清華大學用箋

瞎琢磨，如瞎：一天讀：你的小說小方術，覺得
非常精利。你眼光真大，將繁雜的瑣碎的材
料整理出條索來，這是難得的，有用，同
天讀到你的古文辭的研讀，也是覺得有特見，小
說小方術我留着用一兩天，就不信教平看
起來：

勿作。
三。

朱自清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致王瑤信

目 录

序.....	郭良夫 (一)
念朱自清先生.....	王 瑤 (一〇)
怀念我的老师朱佩弦先生.....	郭良夫 (六四)
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.....	李慎淮 (七五)
怀念朱自清先生.....	王 力 (八六)
回忆和佩弦先生的交往.....	吕叔湘 (九〇)
怀念佩弦老师.....	张清常 (九三)
忆朱佩弦先生.....	余冠英 (一〇五)
狼藉丹铅送岁华.....	
——回忆朱自清先生.....	范 宁 (一二〇)
佩弦先生的教导.....	冯鍾芸 (一二六)

03/8/12

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·····	杨振声 [二三]
谈朱自清的散文·····	朱德熙 [二六]
谈佩弦的一首诗·····	叶圣陶 [二六]
读朱自清先生《诗言志辨》·····	吴小如 [二四]
朱自清先生·····	冯 至 [二六]
佩弦先生·····	吴组缃 [二六]
最完整的人格·····	李广田 [二七]
哭佩弦·····	郑振铎 [二八]
作家、学者、斗士	
——回忆朱自清先生·····	柏 生 [二九]
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『救济粮』·····	吴 晗 [三〇]
朱自清先生年谱·····	李镇淮 [三七]

序

郭良夫

这里的十九篇文章，大部分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写的，小部分是朱自清先生的朋友写的。从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说，大多是新作，少数是旧文。其实，新旧也是强为区分，只是个大概。比如《念朱自清先生》，王瑶先生给我的信中说：「其中有一部分是旧稿，有一部分是新写的。」又如余冠英先生在旧文后面又新增了几千字。更如冯至先生的一篇，是原来的两篇合成的，重复的部分被删去了。最近冯至先生沸水烫伤了脚，在家养伤，我去看他，他特别叮嘱我说：「诗集《雪朝》，我说是六个人的合集，错了，是八个人的合集。」我说：「再查对一下吧？」他说：「不用再查对了，这八个人的名字我完全记起来了。这个错误一定要改正。」冯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，简直跟朱先生一个样；用这种精神写朱先生，自然是可信的。冯先生的文章是这样，本书别的文章，我敢说也都是这样。这样的文章，从内容说，不会旧，是常新的。

一九二一年秋天，朱先生跟叶圣陶先生第一次见面，以后两个人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朱先生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逝世，同年九月出版的《中学生》第二〇三期上面发表了叶圣陶先生的《朱佩弦先生》，文章的最后一段说：

「思不出其位」，一点一滴地做去，直到他倒下，从这里可以见到一个完美的人格。

完美的人格，文如其人，朱先生的诗文也都是完美的。

朱先生和闻一多先生都是有名的教授，在昆明时期，这两位名教授生活清苦，都兼任过中学国文教员。两位大学教授教中学跟教大学一样严肃、认真、负责。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兼教一班国文，我替他改作文卷子。我改过的卷子，闻先生总是仔细地检查一遍，有时候在我没有改到的地方又改了几个字，有时候在我的批语后面又加上一段更为恰当的批语。这件事给我的教育很深，使我感动也很深。朱先生在昆明五华中学兼教国文的情形，我虽然没有亲见，但我相信准是跟闻先生一样的。一九四七年秋冬之际，朱先生从北京坐着火车到通县潞河中学去讲演，我是跟了去的。天已经冷了，朱先生十分瘦弱，在火车上坐着硬座儿，到了通县潞河，又下着雨，真够难为他的。朱先生回来的路上，在潞河，精神一直很好。这一趟，也真感动了我。闻先生和朱先生都是我敬爱的老师，他们的性格不一样，我知道。闻先生热情，可我也看见过他的疾言厉色，那是因为我的一次考试成绩不好。朱先生温和，可我也看见他红过脸，那是因为跟我辩论问题，不过从没有看见过他疾言厉色。性格如此不同，可是他们的严肃、认真、负责，都是一样的，他们的心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热。

在前进的道路上，朱先生有过认识上的错误，闻先生也有过认识上的错误。他们都很快认识了这种错误。国民党组织青年军，西南联合大学开了一个号召青年学生从军的会，闻先生一时冲动，在会上号召：「有血性的青年，从军去。」会后认识了错误，对他的学生马识途同志说：「哦，我没有想

到。书生，书生气。」他责备自己：「那怎么办？我在民主墙上发个声明吗？」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，朱先生这一天的日记说：「对东北问题之宣言余同意签名。但告以须不涉及内政，只为单纯之爱国表示。」但是上了当，受了骗，次日的日记说：「图书馆前有连续之关于东北问题演说，某君似为首脑。会后有示威游行，但联大学生极少参加，大都皆作壁上观。此显然为党团领导，甚悔前者对东北问题之签名。」两位先生都是一发现错误，便悔恨万分，立刻改正。这不仅无损于两个伟大的人格，而且更见出两个伟大人格的完美。最后他们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，取得了人民的立场，成了人民崇敬的人。

朱先生和闻先生是上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。他们崇高的品德相似，他们走的同一方向的正确道路相似。因此，认识朱先生的最好办法是跟闻先生相对照。当然，朱先生有朱先生的个性；共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。

朱先生处处关心别人，照顾别人。一九四七年我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朱先生留我做助教。暑假，我从北平到济南去探亲；到济南不久，就接到朱先生的一封信。他在信中对我说，此次回家，得亲堂上，自有一番欢乐；要我在家长多住几天，开学再回学校。并且说，他已通知财务科给我起薪，回校就可以去领薪水。这么一件小事，他竟想得这么周到，安排得这么妥帖，关心照顾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。这信写得真好，不光是内容好，书法也好，毛笔字又挺拔又俊秀，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。我一直宝爱着，保存着，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抄家，烧掉了。

朱先生对人宽容，特别是牵涉到他自己的时候。他去世前不久，有一位诗论家用他二十年前写的《背影》来攻击他的当前，迹近无理取闹。《背影》，今天看得更加清楚，是传诵久远的名篇，攻击这篇作者的人，是愚蠢的，可笑的。然而朱先生对这样的人还是宽容的，说这个人「读了许多书，写了许多文章」。

朱先生对人又是严格的，特别是牵涉到公家的时候。王力先生和张清常先生都记述了朱先生辞退图书馆员的事。有一个时期，朱先生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长；有一个馆员不称职，他就把那个馆员辞退了。这时他正在辞去图书馆馆长兼职，可是在离职前先把那个人辞退了，免得把困难留给后任。

朱先生对人处事，真是心中自有分寸，恰到好处。临近解放前的一个时期，做北平市长的是何思源。他是我的同乡，又沾一点儿远亲。他说朱先生是他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班同学，要我陪他去看看老同学。我猜想他那时一定是感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，所以才会想到要去看朱先生，因为朱先生已经是著名的进步教授了。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，我陪他去看望朱先生，不巧朱先生不在家。过了好几天，朱先生对我说：「前些时我进城，到何先生那里，给他留了一张名片。」留一张名片，礼貌到了，不见面，保持距离，任你想，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应付办法。不理不睬，也是个办法，可太僵；见面，也是个办法，可太亲近，再说见了面又有什么好说的呢。

朱先生的诚恳、温厚、谦逊和公正，本书很多篇文章从各个侧面都忠实地记录下来，记录真实

可信而且感人。

《朱自清日记》有一个《前言》，是朱夫人陈竹隐先生写的，她说：

他对学习欧洲各国文艺的认真和热情。把学习本国文学和学习外国文学结合起来，使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得以互相补充和交流，这是他长期一贯的主张。作为一个中文系教授，这样热心地了解和学习欧洲各国的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，还是不多见的。

正是由于这多方面的素养，朱先生的视野才极其广阔。他办的中文系，一扫陈腐固陋之习，吹进了新鲜活泼的空气。研究旧文学，为的是创造新文学，不是叫人埋在故纸堆里完事，而是叫人从优秀的文化传统里接受有用的东西。

朱先生懂戏剧，懂音乐，懂美术，懂得十分深刻。他论起这些问题来头头是道，无不中肯。记得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我们同学在清华大礼堂演茅盾的《清明前后》，他去看了。我在剧中担任了一个角色，演完戏，下了装，见到了朱先生，他说我化妆化得好，说我是学过美术的，才能这样好。看戏能注意到每个角色的面部化妆，恐怕只有朱先生这样既懂戏剧又懂美术的人才能办到吧。他的学术论著如文艺批评史的论文写得那样好，他的文艺创作如散文写得那样美，不能不说是得力于他多方面的艺术素养。

现在就说一说他的散文吧，那写法也是多样的。郁达夫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·导言》里说：

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，可是他的散文，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，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，除冰心女士外，文字之美，要算他了。以江北人的坚忍的头脑，能写出江南风景似的秀丽的文章来者，大约是因为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缘故。

《散文二集》选载了朱先生八篇散文：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，《温州的踪迹·月朦胧，鸟朦胧，帘卷海棠红》，《温州的踪迹·绿》，《背影·序》，《背影》，《荷塘月色》，《一封信》，《海行杂记》。这些散文的确满贮诗意，文章确实秀丽，符合郁达夫所说。这八篇散文写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之间。喜欢用复查的形式，喜欢用重叠的词句，这是朱先生早期散文的特征，也是五四时期很多作家的散文的共同特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朱先生后来写的散文，变得平易、自然而亲切了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，正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。散文的语言文字写得这样好的，「五四」以来直到今天，除了朱先生，我看不容易找出第二个人来。表面上看起来普通平常，琢磨起来意味深长；读朱先生的散文，读了一遍还想读一遍，叫人百读不厌。语言文字里好像潜藏着许多宝物，每读一遍便发现一些。一九三四年四月，朱先生写的《欧游杂记·序》中说：「记述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；觉得『是』字句，『有』字句，『在』字句安排最难。」其实费了心的不光是这三种句法，我觉得说是每个字都是费了心的，也不算夸张。比如《伦敦杂记·加尔东尼市场》：

先到外头一家旧书铺。没窗没门。仰面灰蓬蓬的，土地，刚下完雨，门口还积着个小小水潭儿。从乱书堆中间进去，一看倒也分门别类的。「文学」在里间，空气变了味，扑鼻子一阵一阵的——到如今三年了，不忘记，可

也叫不出什么味。

就这么几句，把要表达的充分表达出来了。「没窗没门」，看似平常，也就够费心的。没窗的房子大概不多，可总是有的；没门的房子，简直少有，所以先说没窗后说没门。刚说没门，接着又说「门口还积着个小小水潭儿」。这就得连着上文一块儿来看：

市场只在星期二星期五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开放，有些像庙会；市场外另有几家旧书旧货铺子，却似乎平常做买卖，又有些像小市。

像小市，自然没窗没门；有几家铺子，自然一家有一家的门，「没门」的门，有了门，自然有了门口。刚说了「门口还积着个小小水潭儿」，紧接着又说「从乱书堆中间进去」，可见实际上还是没有门。这种独具匠心的写法，功夫不到家是一定办不到的。简省字句，涵义很深，要反复读多遍才能领会。就以「土地」这两个字来说，如果不细心，囫圇吞枣，就会觉得「土地」就是「土地」，平平常常的，有什么新鲜。可是你要是肯仔细想想，原来「土地」是拆得开的两个词，是泥土的地意思。不是砖地，不是洋灰地，不是铺了石头或沥青的地，而是泥土的地，所以才能「积着个小小水潭儿」。一九四七年十二月，朱先生在《标准与尺度·自序》中说：

不久以前一位青年向我说，他觉得我的文章还是简省字句，不过不难懂。

简省字句，作者是费了心的，不难懂，作者也是费了心的，尽管不难懂，我们要懂也得像作者一样费一番心思才成。

朱先生晚年写的散文，真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不用特别的、华丽的、刺眼的词句，只用普通的字眼儿，而且反复地用。这是一种诗歌惯有的复沓；民间的诗歌总是用简单的词句，回环往复，富有节奏。读着读着，不知不觉，就深深地印到了你的心里。比如《回来杂记》头一段的几句：

回到北平来，回到原来服务的学校里，好些老工友见了面用道地的北平话道：「您回来啦！」是的，回来啦。去年刚一胜利，不用说是想回来的。可是这一年来，情形使我回来的心淡了，想像中的北平，物价像潮水一般涨，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。然而我终于回来了！

来来回回的，反反复复的，这么几个简单的字眼，可就是有神奇的力量，艺术的魅力。作者用北京口语，用得，有选择，有节制，不滥用，不油滑，绝不叫人腻味。比如还是《回来杂记》，第二段末了两句：

逛故宫简直使人不想买东西，买来买去，买多买少，算得什么顽意！北平真「有」，真「有」它的！

戛然而止，够了，再罗唆下去，准叫人腻味。

朱先生论人论事论文，都用历史的观点来看，无论什么人什么事什么文，总有个来龙去脉。朱先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写的《背影·序》就是用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中国散文的，他说：「它的历史的原因，其实更来得重要些。」又解释说：「我说历史的原因，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，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。『源头在哪里？』但我们得知道，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，还是外国的影响。」

除了历史的观点，还要有一个现代的立场，人民的立场。对历史，对传统，对古代文化，古代文

学，没有现代的立场不成，没有人民的立场不成。朱先生在《现代人眼中的古代》一文中说：

对古代文化的客观态度，也就是要设身处地理解古人的立场，体会古人的生活态度。盲信古代是将自己一代的愿望投影在古代，这是传统的立场。猜疑古代是将自己一代的经验投影在古代，这倒是现代的立场。但是这两者都不免强古人就我，将自己的生活态度，当作古人的生活态度，都不免主观偏见。客观的解释古代，的确是进了一步。理解了古代的生活态度，这才能亲切的做那批判的工作。

朱先生的全部学术著作，我以为都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，用客观的态度写成的。要做批判的工作，还得进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。一九四八年二月，朱先生在《论雅俗共赏·序》中说：

所谓现代的立场，按我的了解，可以说就是「雅俗共赏」的立场，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，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。

给「现代立场」又做了新的解释，这说明朱先生已经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了。

念朱自清先生

王 瑤

一 生平点滴

朱自清先生是我的老师，从一九三四年我在清华中国文学系求学起，系主任就是朱先生。式瞻仪形，亲承音旨，一直是追随着朱先生学习的。以后在昆明入清华研究院，导师也是朱先生；毕业后在清华文科研究所工作，复员后又回清华大学服务，都是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做工作的。特别是在他逝世前的五六年，更是常常在一处。自信对于他的平生治学和为人，是有相当的了解的；现在谨就记忆所及，分述于后。

关于他多少年来一贯的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，凡是认识他的人都很熟悉。学生的报告或论文等，他总是详细地加以批改和指导，绝不随便发还了事。作者以前上他所授的“文辞研究”一课，因为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专门课程，内容比较干燥一点，班上只有作者一人听课；但他仍然如平常一样地讲授，不止从不缺课，而且照样地做报告和考试。在昆明时，朱先生因为生活清苦，在五华中学兼教一班国文，作者同时也在哪里兼课，他的住所离学校很远，但从来没有因为风雨或事故误过课。有一次因为联大临时开会不能分身，在昆明又没有电话或工友可以利用，他一早就老远地亲自到中学去请假，这种情形在一般中学教员也是很少有的。一九四八年六月初，在他逝世前两个